

## ◇ 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我陪父亲东进旅游归来，正是江水抬起来的时候，金洲落在大江中像一只沉重的澡盆。官方发布消息说，所有人不给进，里面所有的人要出来。父母只好暂住在城里大弟的家。那时候父亲的病已经很重，连走路都不行，但仍想回去看看。

父亲一手戳着拐棍，一手扶着电线杆，睁大眼睛，痴痴地望着漫漫大水，及那水中绿树下六十多年的家。后来又去表妹家看小舅，再去农场看了六十多年的老友刘叔叔，最后才是去他堂弟学奇叔的家。

学奇叔在农场医院做医生，退休快二十年了。他跟父亲共曾祖，到我这一代还没出五服。学奇叔有二子二女，都在城里上班，日子过得不容易，老两口儿就留家里养鸡，种菜，补贴家用。他跟父亲特别投缘，除宗亲关系外，性格也相近，特别的直爽。缺穿少吃的年代，学奇叔没少帮过父亲。

我跟学奇叔说，父亲可能是最后一次来。他安静地点头，又悠闲地说话，还跟父亲开玩笑。临走时，他塞几百块钱给我，说，不多，不要扯礼，烦。

九月，父亲去世。学奇叔来吊唁，默默坐了一会儿，没吃饭，也没

## 伤别

打招呼就回家了。

第二年十月，天已经冷了，母亲说，学奇叔明年八十岁。男过九，女过十，你们兄弟是不是去拜拜寿？我说这事到年底来做。

不久的一天，小弟打电话问我，周末可有时间，兄弟们去学奇叔家坐坐。当时我在外面公干，就说，再定吧。晚上回到宾馆，我觉得这电话蹊跷，就打电话去问，是做寿的事吗？小弟说，是小兵的事，他去世半年了。

小兵是学奇叔的小儿子，跟小弟同岁，五十了，还是一个乐呵呵、简单又亲昵的小老弟，在安庆城开出租车有二十多年。清明节前我到老家扫墓还见过，一道给共同的祖先磕过头，怎么突然就死了呢？小弟答，是肝癌，头尾差不多三年。算一算，小兵去世是在父亲去学奇叔家那次的前一两个月。

我质问，怎么不早说呢？小弟答，他们家一直瞒着，我也是到现在才晓得。我便记起了一些细节，比如父亲去看学奇叔那次，他在堂厅里乱转，像一只无头的苍蝇。到我家吊唁时又沉默无言，不辭而别。

我还是去学奇叔家了。一进门，就见他窝在堂厅里沙发上发呆。见我来

了，他高兴地问，什么风把大侄子吹来了？我说，想你了就来看看。他说，死不了，活许大年纪做什么？我就硬着头皮问，小兵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不早说呢？他答，说了能救活吗？又站起来，像上次那样乱转。

婶婶泪流满面地说，夜里听到汽车声，我就抬头看，是不是我的小兵回来了？他临死前回了一次家，想在家里睡一夜。他媳妇说，你回去还要打针啊。婶婶恨恨地说，早晓得这样，还不如在家里睡一夜。学奇叔瞪着眼说，不要说了，你去烧饭。

年底送学奇叔的寿礼我没去，由兄弟们代劳了。寿宴前，堂弟打电话来请我参加，我又因为什么事谢绝了。再一年，刘叔叔去世。去世前，由我主媒，把他孙女儿的婚事办了。这是他的心病，我在《金洲风物》“两代情谊”里说过。

本月9日下午，我在忙一些事，有不少电话没接。后来翻手机，有六个是大弟、二弟打来的。我拨通大弟的电话，他说，学奇叔走了，是今天早上的事。

鱼沈雁空天涯路，始信人间别离苦。我听过大弟的电话，把这句诗读了不下十遍。

## 三个外婆

养的娃，萌萌外婆大惊失色：“全母乳喂养的婴儿，大多有母乳性黄疸，多晒太阳，过几个月，自然就退了，这不是白遭罪嘛！”

萌萌外婆是个乐观的外婆，整天笑呵呵的，她那次的大惊失色是有道理的。有友黄疸彻底退干净，确实等了三个月。后来有友的弟弟小友出生，因为全母乳，前三个月，脸也是蜡黄的。三个月的太阳晒下来，皮肤白白嫩嫩。后来，热心的萌萌外婆还给我们推荐孩子的体检医生，总之，我们拷贝他们家的育儿经，没错。

在小区里逛得多了，我又结识了小宝外婆。

小宝也和有友同龄。小宝外婆快人快语，烧得一手好菜，买汰烧的活儿，通通不在话下。有一次，她给我们尝她烧的荷包蛋，荷包蛋煎好后，放点酱油，十分入味。不爱吃饭的有友，那顿爽气地吃下了一碗饭。还有一次我们去她家玩，她买了个大西

瓜，一切二，热情地招呼我们带回半个。小宝外婆做事就像她说话那么快，手脚快，她每天带小宝下楼玩耍很长时间。

没多久，我又认识了伊伊外婆。伊伊比有友大半年，读书倒是同一届的。伊伊从小长得高高瘦瘦，看起来，就像几个小朋友的姐姐。伊伊外婆经常带着她在花园里骑自行车。她也会把伊伊穿不下的衣服整理好给我，让有友接着穿。

小区里的同龄娃不少，和外婆们碰头聊天的机会多了，大家彼此越来越熟悉。还记得这些孩子两岁多的时候，我和外婆们突发奇想，决定把他们带出小区遛遛。外婆们和我一起组织过两次春秋游活动，浩浩荡荡地去了上海动物园、共青森林公园。出门玩，除了安全，最难的要数给这群还不会听指挥的孩子拍集体照了，几位外婆功不可没，她们还要准备野餐吃的、管好娃们的纪律，也只有热心负责的外婆们能做好这事。

## 初为人父

他别有用心地告诉我，若在浇黄瓜的水里洗手，黄瓜长出来就会是苦的；在黄瓜地里说脏话，黄瓜就会长歪。这把我吓得够呛，瓜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只得四处打听，但谁也说不准我的种种不是对孩子到底有什么影响，影响到何种程度。

后来儿子生下来了，也没什么不好，无非黑了点，见人就笑。但我和他母亲都是农民，黑是本色。原先我对他没有太多想法，后来见到我的一位朋友，作文希望他的女儿长大了要诚挚、友爱、上进、自立，要有胸襟

见识，不要浮夸，向善向美向真。这让我很惭愧，觉得自己有失郑重，哪能一点要求也没有呢，这不是过于放任了吗？接下来的一段日子，经认真观察、仔细分析，我的结论是：儿子笑得太多，不好，要改，这样长大了或许会有出息些。否则成天欢欢喜喜、笑口常开，发表些生动活泼的言论，做些生动活泼的事，会被认作不稳重，高职高薪将擦肩而过。总之，为了长大后有个良好的生存环境，我希望我的儿子尽快板起脸来，严肃认真地做好一切准备。

## 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三个女人一台戏，三个热心肠的外婆凑在一起，也能为孙辈们唱一台好戏。

今天想说的几个外婆，原本和我住在一个小区，她们的外孙女都和我的女儿有友一样大，孩子们学龄前的那段日子里，我和这几个外婆每天在一起遛娃。有友她们上小学后，我们不约而同都搬家了。

几位外婆，有个共同的特点：都是热心肠，买菜、做饭、遛娃都是好手。

我最先结识的是萌萌的外婆。

有友出生后，因为吃全母乳，黄疸一直不退。有友一个多月时去体检，第一次当妈的我被医生说的黄疸一吓，直接抱着娃去了一家三甲医院。“三甲”的医生也没仔细问情况，直接把有友收进了病房：住院照蓝光一周。那一周，我是不能陪在她左右的，堪称煎熬。

有友出院后没多久，我在小区里遛娃时，遇到了萌萌的外婆。听说有友因为黄疸住院，又听说她是个全母乳喂

## ◇ 同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

是多年前的旧事了，那天忽然被告知要做父亲了。这真令人措手不及，我张口结舌，心想怎么搞的，一点准备都没有嘛。但我很快就豁然开朗了，人生在世，仔细想来，又有多少大事是可以随心所欲、有备无患的呢？

话虽如此，但心中还是七上八下的。那些日子，好端端偏要去读什么《世说新语》，弄得几乎每天都在喝酒，自以为很有魏晋风度。加之身体不好，感冒，中耳发炎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乱七八糟地吃了不少药。尤其要命的是，我的房东是个菜农，有一天